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八)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八)

朱彝尊撰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釋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蒞。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尙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楮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

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至沿于今。科舉試題。爰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觀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未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願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釋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尙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尙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爰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僧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叔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費氏所紊。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傅。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尙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尙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尙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

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卽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槩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成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旣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考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

之書。櫟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藎。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閤妻。中箝之言。作中霽。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

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爾詩書後

吾讀爾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悽悽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卽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尙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璧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尙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軼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尙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軼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

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旣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會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卽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

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廬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觀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旣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鑿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尙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子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軫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尙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藁成之。釋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奧論跋

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

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輿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霧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垣、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岳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考是書既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旣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謂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

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尙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疊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字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卽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卽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卽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承直之字。承直于吳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

本丁未歲。逮己酉。楊維禎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部右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婉世子載堦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爲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藁門外。具棗饘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音樂。世子又何文定。瑋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敵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譌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釋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淇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尙。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慈仁寺。集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史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尙書請于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儲也。旣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冊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考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卽是書。著錄者未之詳爾。予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書絕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鈔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鬻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旣而不能

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去高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闕。沈氏哀爲一卷。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毋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棼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予嘗見宋時鈔本于京師。僅存七冊。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寫而存之。笥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少此十七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啓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卽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堯章。蟋蟀詞云。爾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卽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爲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尠陋。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兔園冊子。正未可廢爾。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予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錄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鏤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辰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

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爲范學士作。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道詆之。謂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舊本爲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

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廣戊。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蝨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櫬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僞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櫬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蝨。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斂股龜魚。蟲鳥柳蘼之篆。卽至黠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觀銀鋌未櫬時生面。宜爲鶴臯主人眞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敘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祕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據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

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并說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後序。釋其辭。尙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爲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構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卽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爲一卷。所云上卽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魯晉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道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鈞。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尙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讐。編地志者。若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卽爲家。是以近臣薦備宿衛。爲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尙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爲訓導。仕于元也。尙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

郭君本未推之。則考證失真。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稱信史爾。

衍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磈瑪瑙。取材愈廣。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礪琢矣。吾宗衍齋自漢以來。搜羅甚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冊。以視復齋嘯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囷也。衍齋好古。孜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高之言曰。笠以寫天。青黑爲表。丹黃爲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鈞考算經文字。

靈臺祕苑跋

靈臺祕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

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奧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十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醜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予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尙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鄙鄙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蟠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爲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惑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

者巫咸以黃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胸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歷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燦。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繇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尙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稗官小說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宋本輿地廣記跋

亡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尙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尙如手新觸也。忞爲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贖。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續錦里耆舊傳跋

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構杙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爲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祕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爲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袁說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祕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爲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爲之序分門十一頗爲詳整楊文憲公愼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度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爲吏部尙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麤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爲之慚然。金風亭長彛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爲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彛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觀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爲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諝。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

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篁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予曾覩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爲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號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葺正府志。增益舊聞。凡一百卷。予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

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夢梁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梁錄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梁錄。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于吳下。小長蘆彙尊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棫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棫舊本而增益之者。棫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曾改秀州爲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疎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撰。總裁五人。文淵閣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眉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珣。□□曹恩。仁和王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緣。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鈺。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吳禎。興化嚴涇。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寧珍。馮定。上元金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黃籬。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爲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爲之序。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修諸員。雖得附書于戚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貫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郝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詩云。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爲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崔嵬。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已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尙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爲界。大都鶴澗以南卽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柄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譌字太多。豕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削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爲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鏤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諡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

紀年天元辛禍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諡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黃觀景清修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即吾妻鏡烏言侏離辭不能達往時亡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號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尙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俟繼高李言恭鄭若會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轡。又點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考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奮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觀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歷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爲笑端。予旣爲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恆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刪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梓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騷中興館閣錄。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

之門弟子溧陽黃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燾。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鋐。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俟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寄予。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敍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嫌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至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龐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鞞。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觀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敍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已長。不爲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騏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

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尙存。以之續洪氏羣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黃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尙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鄴。而吉安府志稱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也。其目不詳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

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積。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考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賫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尙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稍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爲有識者歎惜而已。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尙可道哉。

南京太常寺志跋

囊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權一部。掇其遺爲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爲高麗殯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爲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殯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尙書元颺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尙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教天主母圖。旣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旣稱神仙。自能獅舉。安得遺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勅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

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跋綏寇紀略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誠錄也。一曰澗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眞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恍如目接先生之警歎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而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衛撰通史。緣起羅泌。撰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大紀八十卷。自盤古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摭史傳。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驢撰釋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于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書。漕使曾爲鏤版。予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豐。稍爲裁減。尙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

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宄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字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劄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誇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遷固相踵作書志。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爲范氏之書。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爲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惜乎未有好事者爲此舉也。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林瀛疏。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敞。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敝爲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號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宣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爲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絜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僭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

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成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沒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鑄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釋其論議，數而不可，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爲百卷。卷中恆存蘇氏駁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

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予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俶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槩置之。微是書。典章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岳。及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卽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樞。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予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眉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笥。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茲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考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恐未若二書之年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爲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眉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先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元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爲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輟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騏。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獨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樅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闔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諸孱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尙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

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袁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鐫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謂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所宜儲。柯氏撰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爲一。以宋爲正統。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橐尙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予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聶崇義。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鳴陸佃鄭居中張暉。職官則有孫逢吉陳騭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忖稅安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則有王堯臣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

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改修文獻尙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也。

姜氏祕史跋

王莽之閔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祕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十□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產。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尙寶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尙書南充陳公于陞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緣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恆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

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楊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田。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僞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涪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己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尙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

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爲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爲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弼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昭家。弼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爲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圓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龔其耳饗饗。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尙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鬲有父己，盃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

跋五

七五一

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甌之祖己。匱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册。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册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真晚爲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募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册內。秦氏旣敗。册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爲釋文。疏其藏弄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下。先生寓書及册。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旣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册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恆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册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簠一。甌二。壺

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槃次新手跋。及書林義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少。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盥盃。醫。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敫。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烏帶赤芾朱黃鑾旒。鑿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考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郝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豐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禘。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卽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郝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卣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塾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

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鈔。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高州守林藹得之。峒戶以獻。綱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癩。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鞀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繇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罇和鼓。亦名罇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圓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牀。狀若杯孟。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雌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爲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

人段祖獲鐔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鐔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鐔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鐔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鐔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鐔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爲圖。書其後。

漢尙方鑑銘跋

處士鍾嶽立。獲古鏡于新塍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磨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尙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尙方鑑也。漢宮闕有尙方掖門官制。設尙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以宦者爲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尙方爲之。旣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尙方鑄。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尙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尙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旣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燦。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衍齋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

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爲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爲泉布。師尙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爲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旣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涸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衍齋。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徧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葆中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爲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蛭環。榆莢。苻葉之類。此之謂幺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旣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

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虞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戰。而爲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尙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爲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尙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奩。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爲光宅坊光宅寺造像。而作。考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爲寺。元景。元之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仄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號。至楊行密次子。

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卽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尙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天斜。丁口無別。夫爲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柵枷言不出柵。所以坊民閑。其可踰乎。竊國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幘。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爲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冶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卽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

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復可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錄
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
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緻。錢
王納土歸京師。流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腳朕。何如錦袍玉帶
稱功臣。天封拆開卽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尙父尙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
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話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
曾薰陸綺牀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皋作記。柱高一
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
于世。卽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
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旣而予從雲中轉客太
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考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橐盡失。從此予無相
助者。輿轉闌散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
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皋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鬲。劉勅本靜。江軍指
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爲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於弘臯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臯。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鑄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鑿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子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銀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子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上紫金帑。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龔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胸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旣牽牽。字亦龕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臉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諭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楸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諭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盲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跋六

書岫嶼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岫嶼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岫嶼山詩。上言岫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擎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字文周所刻。誠僉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

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考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露雨上。古文苑有漭漭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曷文。郭氏云。恐是臯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考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膩。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假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

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滿。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甄字

右漢五鳳二年甄一由。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埽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版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甄。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甄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甄一。七年曹叔文甄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甄一。永初元年景師甄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尙識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窆。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泄。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

葬于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纜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响。樓有碑。啓母廟有闕。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尙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潁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方亦有石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爲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爲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卽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瓊。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雞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戶。是雞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

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册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爲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爲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禋。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卽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爲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諡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諡。失制諡之本矣。至于私諡。多出

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諡惠。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諡。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樵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堯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尙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

知震卽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尙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覲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旨哉言也。

漢析里橋郟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郟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甌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闕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歐、郃陽棐、董道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績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尙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

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伋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卽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尙且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養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尙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璧。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隲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

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泯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強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卽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故午都昌台丘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

書蔽芾棠樹爲幣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上元鄭篋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絕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絕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摭謠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芟芟。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謂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宙。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仙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奠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誦。仲助。術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書具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己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

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壬。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尙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兖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士人截作後人碑。跌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譌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自井棹樹碑可以槩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冤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裔宙去戶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嚠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錄者惟邑人李蕤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剝僅識其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尙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攜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尊彝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兖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罍。罍與嶧通。知爲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敍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則詔三公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誤矣。

尙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尙書宣

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晨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甄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甄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二年也。而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埴埴之工。陶瓶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甄之爲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甄相之理。物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埴不孰者。殆爲巧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甄爲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旣揚孔廟五鳳二年甄。又從候官林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

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嚴。予爲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尙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尙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尙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爲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爲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僞託爾。

宋揚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爲之。然登善著錄。其爲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各篇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柬中審視之。孤離橫逸。生而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鈐。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匝。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爲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頴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卽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然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以多闕。蓋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置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旣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爲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爲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末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滴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武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

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斲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陵改爲中都。卽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卽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勒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錢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尙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

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尙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邵。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閔。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爲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閔不見于施宿。張溟二志。爾雅。閔。謂之門。閔。祊同。廟門亦巷門也。輒出土時。已斷爲四。歸于畿。又斷爲五。合而搗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搗乎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襖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毋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尙書寶藏之。毋爲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旣畢。爲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

故吏譙郡夏侯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儒。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按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而麟辟邪。鬣眉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尙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鄭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鄭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鄭。杜預注。鄭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鄭字。第有鄭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鄭爲鄭。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鄭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錄袁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竇泉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翫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爲恆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旣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尙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尙乖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鑄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靈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賣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爲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萬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萬紐于瑾者。唐瑾也。爲燕公子。謹器重。白文帝言瑾

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文帝乃賜姓。萬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榜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叢議禮。謚法不輕假人。卽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燹。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剏于開皇六年。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儒立石。齊開府長

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恆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爲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僞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僞者爲之。眞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册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册。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爲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身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